



东野圭吾

白马山庄杀人事件

白马山庄杀人事件

杀人事件

白马山庄杀人事件



野圭吾 著
袁斌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白马山庄杀人事件/(日)东野圭吾著;袁斌译.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5
ISBN 978-7-5321-5784-6

I. ①白… II. ①东… ②袁… III. ①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48332 号

《HAKUBA SANSOU SATSUJIN JIKEN》

© Keigo Higashino 1990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Kobunsha Co., Ltd.
Publishing rights for 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 arranged with
Kobunsha Co., Ltd. through KODANSHA LTD., Tokyo and
KODANSHA BEIJING CULTURE LTD. Beijing, China.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9-2015-450

责任编辑:胡远行
特约策划:陶媛媛
封面设计:汪佳诗

白马山庄杀人事件

〔日〕东野圭吾 著

袁斌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上海绍兴路74号

新华书店经销 利丰雅高印刷(深圳)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9 字数 135,000

2015年9月第1版 2015年9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321-5784-6/1·4612 定价:39.00元

是谁杀了知更鸟？

是我。麻雀说——

序 章 1

晚霞消逝之后，男子开始了作业。这事不能让任何人看到，绝对不能。

好久都没有干过这种体力活儿了。平日里他很少活动筋骨，尤其是最近，他更是随时留意着不让自己受累。或许正是因为这缘故，还没干几下，他便已经累得气喘吁吁，胸口隐隐作痛。

男子蹲下身去，告诉自己不必着急。时间有的是，而且也没人会跑到这种地方来。最关键的，还是得把活儿给干好。

歇了口气之后，他再次开始干起活儿来。这样的工作对他而言早就已经习以为常。虽然自己有多少年没摸过铲子了？但这种活计一旦学会，就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的。虽然进展算不上快，但坑却在实实在在地不断变大。

挖了一阵，男子试着把身旁的木箱放进坑里。虽然地上的坑已经足够放进木箱，但男子想了一阵，又把木箱弄了出来。他决定再把坑挖大一些。

“千万不能着急。”

就像是在确认自己内心的情绪一样，男子出声告诫自己。这是整个计划中最为关键的部分，稍有不慎，整个计划也就会完全泡汤。慎重，慎重，对，再怎样慎重都不为过。

不过话说回来……他略带不满地偏起了头。泥土中什么也没有。莫非是什么地方出了错？不，这不可能。如果不在这里的话，还可能会在哪里呢？那东西应该没啥意义吧？咒语……对，也就仅此而已。更何况，就算弄错了又有何妨？从这一刻起，谬

误将会变为真理。

男子再次把木箱放进坑里。这一次，木箱深陷进了坑中。这样一来，估计也就不会露出地面来了。男子颇为满意地点了点头。把泥土覆盖到箱子上，再在上边铺上一层积雪后，男子退开几步，仔细观察了下那地方。虽然积雪看上去有些发黑，却也没到会引起他人注意的地步。这下子终于大功告成了。

扛着铁铲返回的路上，男子在心里核算着他的计划。起承转合，所有的一切都堪称完美无缺。惟一让人感到担忧的就是刚才掩埋的木箱是否会让人看出来。然而他却丝毫不以为意。没事儿，这世上可没几个脑袋灵光的人。

“启一，咱就走着瞧吧。”

他不由得喃喃说道。

走了很远一段路之后，他才发现周围有人影。前方大约十米开外的地方，出现了人的背影。因为之前他一直低着头走路，并没有发现，或许那人影其实早就出现了，一阵疲累从他的心头划过。或许那人影已经看到了自己的部分行动。如此一来，整个计划也就彻底泡汤了。

他用尽全力挪动着双腿。这是为了搞清那个身影的身份。都已经走到这一步了，又岂能再有任何的闪失……

翌日清晨，所辖警署接到白马的一家家庭旅馆打来的电话，说是该旅馆的旅客在背后的山谷中坠崖身亡。山谷里延伸着一座塌毁的石桥，而那旅客似乎就是在那里坠落山崖的。石桥上结了冰，脚下很容易打滑。

该旅客以“新桥二郎”的名字登记住宿，但警方很快便查明

了这是个假名。他们从死者的随身物品中找到了医院的门诊券，券上写的名字是“川崎一夫”。其后警方又找该医院进行询问，证实了死者的真实身份。死者是东京一家宝石店的老板，现年五十三岁。据死者家人透露，死者在三天前便已行踪不明。该男子为何会出现在白马的家庭旅馆中？这一切依旧包裹在重重迷雾之中。

序 章 2

那座颇有些年头的座钟里的报时鸟，九次探出了头。男子准备用主教将军的右手，在半空中突然停了下来。棋盘两端对坐的两人，一个是满脸胡须的粗犷男子，另一个则是削瘦高挑的老者。方才打算举棋将军的，正是那个满面胡须的男子。

“九点了啊。”

说完，他叫了声“将军”，在棋盘上放下了棋子。老者的脸庞仿佛吃了什么酸的东西一样，歪斜扭曲了起来。满脸胡须的男子微微一笑。

两人身旁的桌边，几个人从一个小时之前就开始打起了扑克。五人中有个一眼看上去就知道体重铁定超过一百公斤的男子，此人是这家旅馆的大厨。众人都管他叫“掌勺的”。其余四个人则是在这家旅馆里过夜的旅客。

打工小女孩端上了咖啡。说是小女孩，但她已经在这店里工作了两年，估计年纪也已经二十四五了吧。只是脸上不见半点化过妆的痕迹，身上穿的训练服色彩鲜艳，所以看上去似乎要比她的实际年龄年轻一些。

“奇怪了。”女孩把咖啡往桌上一放，瞥了一眼报时钟后说道，“应该不会这么早就睡了吧？”

“估计是累了吧。”

正打扑克的一位旅客看了一下其余四人的表情说道。说话的男子头上抹着一层发油，看上去瘦骨嶙峋。“疲累这感觉到来之前是从来不会有半点预兆的，就跟机会一样。”

“还有危机也是。”

坐在男子对面的大厨发起了挑战。

“去看看情况吧。”

女孩冲着躺在长椅上看杂志的青年说。跟女孩相比，青年的年龄似乎要稍小一些。他是这家旅馆里的员工，主要负责照管锅炉之类的工作。

“是啊，的确有点不大对劲啊。”

青年爬起身来，伸直双臂，大大地伸了个懒腰。脖颈上的关节咔嗒响了一声。

“半个小时前去叫他的时候也是一点儿回音都没有。”

青年和女孩走过微暗的走廊，来到那间客房的门前。房门上挂着块木牌，牌子上刻着“矮胖子”^①的字样。那是这间房间的名字。

敲了两三声门后，青年叫了房内住客的名字。声音在走廊上不停回响，可房内却没有任何的反应。他试着扭了一下房门把手，门却上了锁。

“开门进去看看吧？”

女孩一脸不安地抬头望着青年，青年也下定决心，回到了走廊上。他要去拿备用钥匙。

用备用钥匙打开房门之前，青年再次叫了房内住客的名字。还是没有反应，他终于下定了决心，打开了门锁。

进门是间起居室，里边才是卧室。青年又敲了敲房门，还是不见任何回应。卧室的门也上着锁，青年只得再次掏出了备用钥

^① 《鹅妈妈童谣》中的人物，蛋状人，从墙上掉下来被摔碎。

匙。卧室里灯火通明，屋里的灯一直开着。这样的景象似乎完全出乎青年的意料，让他在一瞬间倒吸了一口凉气。然而，在紧随其后的一瞬间，青年发现了一件更加令人震撼的事。

客人俯卧在床上，脸侧朝一旁。青年朝着客人走近两步，之后便发出了惊愕的叫声。

客人那张红里泛黑的面庞，一直紧紧盯着青年。

这事发生在信州白马的某山庄的一个夜里。

恰在此时，窗外开始飘起了雪花。青年的惊叫声被窗外的大雪吞噬，最终消逝于无形。

目录

序章 1 1

序章 2 1

第一章 鹅妈妈旅馆 1

第二章 “伦敦桥” 房间与 “老鹅妈妈” 房间 35

第三章 长犄角的马利亚 67

第四章 坍塌的石桥 103

第五章 “呆头鹅” 与 “长腿叔叔” 房间 133

第六章 马利亚归家之时 165

第七章 《杰克与吉尔》之歌 209

终章 1 259

终章 2 265

解说 权田万治 269



第一章 鹅妈妈旅馆

1

新宿车站，早晨六点五十五分。

两名年轻人脚步匆匆地爬上了通向中央本线月台的楼梯。

走在前边的穿着条灰色裤子，上身披着件深藏青色的滑雪服，头发梳了个稍长的飞机头，戴着一副深色的太阳镜。虽然背上背着个硕大的帆布包，但年轻人却发挥了身高腿长的优势，一步两级，轻快地沿着楼梯而上。

紧跟在年轻人身后的是个看上去有些娇弱的女孩。带脚轮的滑雪包在平地上拉虽然还比较轻松，可一旦背着爬起楼梯来，就会让人感到有些吃力了。每向上爬几级楼梯，女孩就会停下来歇口气，撩起长长的秀发。香烟烟气般的浓白雾气，从她姣好的嘴唇间匆匆吐出。

“不必着急，还有时间。”

率先爬上月台的年轻人冲着身后的同伴说。声音虽然有些沙

哑，却很清晰。女孩没有回答，而是轻轻地点了点头。

两人要坐的列车已经驶入站台，等待着发车时间的到来。除了两人之外，还有几个脚步匆匆地冲上楼梯的人，每个人肩上都扛着长长的滑雪板。尽管月台上已经站了不少人，但车里的人更多。穿着各色鲜艳滑雪服和毛衣的年轻人，几乎占据了车上的全部座位。那些翘首期盼着寒假到来的学生们，似乎是打算把平日积累下的压力全都在滑雪场上宣泄出来。

两人沿着月台，从那些挤满了学生的车厢旁走过，上了一节安静得完全不像是同一趟车的绿色车厢。尽管车厢里的乘客似乎也有一些准备到雪山去，但他们给人的感觉和那些像是幼儿园春游一样吵嚷不休的家伙完全不是同一类人。

确认过座位号之后，两人并肩坐了下来。女孩坐在临窗的座位上。年轻人轻而易举地把两个大包行李放到了行李架上。

“几点了？”

听年轻人如此一问，女孩卷起毛衣的左袖，让对方看了看自己腕上的手表。没有秒针的石英表恰巧指向七点正。年轻人喃喃念了句“很好”的同时，列车的车门也闭合了。

尽管这两个从新宿上车的乘客并不像其他年轻人那样喋喋不休，但如果有人留意聆听两人间偶尔的交谈，就会发现女孩管年轻人叫真琴，年轻人则叫女孩菜穗子。真琴上了车之后也未曾摘下脸上的太阳镜。

“终于还是要去了啊。”

菜穗子压低嗓门说。她的双眼一直盯着窗外。列车此刻依旧在东京都内飞驰。

“你后悔了吗？”真琴盯着列车时刻表问道，“要是你后悔，那就原路返回吧。”

菜穗子侧眼轻轻瞟了对方一下。

“开什么玩笑？我怎么会后悔。”

“那可真是遗憾啊。”

真琴微微一笑，摊开时刻表，让菜穗子看了看。

“十一点到站，之后又要坐巴士啊？”

菜穗子摇了摇头。

“小车。旅馆那边会派车来接我们的。”

“那倒还好。对方能认出我们来吗？”

“来接我们的人叫高濂，以前我曾经见过。当时只有他来参加葬礼，年纪很轻。”

“哦，高濂啊……”

真琴若有所思地说道。

“咱们能相信他吗？”

“我也不清楚，不过他给人的感觉还算不错。”

听过菜穗子的话，真琴用鼻子重重地出了口气，嘴角微微撇动了一下。看到对方的反应，菜穗子不由得为自己的愚蠢低下了头。感觉还不错——这种话根本没必要说嘛。

“那张明信片，你现在带着吗？”

听真琴问，菜穗子点了点头，把手伸向了挂在墙上的小提包。她从包里掏出了一张随处可见的普通明信片。明信片上是一座雪山的照片。只要到了信州，这种东西根本就是唾手可得。真琴的目光从明信片背后的文字上划过，其内容如下：

“哟，菜穗子，你还好吗？我现在暂住在信州的旅馆里。虽然这旅馆给人的感觉有些奇怪，但是却很有趣。我甚至为自己选择了这家旅馆而感到庆幸。搞得不好，或许我的人生还将会于此再次萌芽。”

“我有个请求，希望你能帮我调查点儿事。虽然这事说来有些怪异，但我绝对没有半点开玩笑的意思。我是认真的。我想请你帮忙调查一下，‘马利亚何时归家’。就是‘圣母马利亚’的‘马利亚’。我想《圣经》上对这事应该有所记载，所以想请你帮忙调查一下。重复一遍，我是认真的。拜托了，感激不尽。”

看过两遍之后，真琴把明信片还给了菜穗子。叹了口气之后，真琴偏起了脑袋：“搞不懂啊。”

“的确让人搞不明白。哥哥他又不是基督教徒，怎会突然提起圣母马利亚什么的……还有‘何时归家’这话，感觉就跟暗号似的……”

“或许的确如此。”真琴用食指往上推了推太阳镜，放低座位，伸直了身体，“菜穗子你应该已经调查过这事了吧？结果如何？”

菜穗子缓缓摇了摇头，那张一脸忧郁的面庞。

“毫无收获……话虽如此，但我能做的，也就只是照着哥哥他来信上写的，调查一下《圣经》罢了。”

“也就是说，没有什么相关的记述？”

她耷拉下脑袋点点头。

“不过，究竟哪些有关哪些无关，如今我们也无从判断。”

首先要保存体力。菜穗子喃喃默念着，闭上了太阳镜后的双眼。

2

事情追溯到一星期前。

那一天，一年的课业终于全部结束。第二天开始就是寒假了。从阶梯教室的窗户里望着朋友们迈着轻快的步伐归家，真琴独自一人等待着菜穗子。前天夜里，菜穗子给自己打来了电话，约好在这里见面。但当时自己却并没有问到底有什么事。

等了大约五分钟之后，菜穗子出现了。然而她却并没有为自己的迟到道歉，而是先为自己把真琴约到这里来找了借口：“如果到附近的咖啡厅去聊，或许谈话的内容会被人听到的。”

“究竟什么事？”

真琴坐在排列成阶梯状的长桌的最前排问道。菜穗子在电话里说话的声音似乎不像平常约会去玩时的感觉，而此刻，往日她给人的那种大小姐般的架势，也已经从她的脸上消失。

菜穗子拖过一把椅子，在真琴面前坐下。

“你知道我有个哥哥吧？”菜穗子的语气听起来似乎有些凝重。

“……知道。”

真琴的语调也有些迟疑。两人在念大一的时候便已相识，屈指算来，已经交往了三年。在这期间，真琴与她之间的关系发展迅速，也曾到她家里玩过几次。所以也知道，那张放在她书桌上的照片里的人就是她的哥哥，而且对她哥哥后来的情况也了如指掌。

“记得是叫‘公一’吧？”